

孔
廟
禮
樂
考

孔廟禮樂考卷之五目錄

從祀議

定諸弟子從祀之法

曾皙議

林放議

牧皮議

公孫尼議

琴張議

孟懿子議

秦冉顏何議

公孫龍議

公伯寮議

孟武伯議

陳亢議

定歷代諸儒從祀之法

傳經諸儒議

傳論語諸儒議

傳周易諸儒議

傳尚書諸儒議

傳詩諸儒議

傳春秋諸儒議

傳禮諸儒議

傳樂諸儒議

傳孟子諸儒議

孔廟禮樂考卷之五

明後學江漢瞿九思著
明後學平陽史學遷刻
州後學士盧別董漢儒校

定諸弟子從祀之灋

孔子只以仁爲教。定從祀更無它灋。只要將四書沉思細看得之言語文字之外。不爲一切舊說所纏繞自得。如或人說雍也仁而不佞。而夫子曰不知其仁。是仲弓還畢竟未是仁。如孟武伯問由求赤仁乎。而夫子皆答曰不知。是由求還畢竟未是仁。子張是

狂者。子張問達。孔子說色取仁而行違。則狂者既非仁。原憲是狷者。孔子說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是狷者亦非仁。孔門以仁爲教。二三子以仁爲學。必成仁方是中行。今仲弓子路冉有公西華子張原憲。既未是仁。便不可爲中行。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則中行狂狷。正是傳道之人。今欲定配享從祀。只宜分別某人已是仁者。某人不可爲仁。某人近仁。某人不可爲仁。某人爲中行。某人爲違仁。某人近仁。某人不可爲仁。某人爲中行。某人爲狂。某人爲狷。而以孔子所言爲仁近仁之語。卽繫於

各人之下以爲斷案。卽優劣自然可定矣。

曾皙議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自中行而
下傳統者第一是狂第二方是狷。孟子是傳孔子之
統者其語言必不會錯。孟子既說曾皙是孔子所謂
狂則曾皙豈惟當在兩廡似還當列在殿上。今徒以
下參之故遂配食啓聖祠與顏路伯魚孟孫氏並列
顏路視孔子僅少六歲。禮得師事孔子本是賢者。
伯魚學詩學禮之對何嘗從容不迫。本是賢者。孟母
既賢雖孟父之賢自可推見。但書無明徵終未知其

爲何如人。乃曾皙之配食。僅僅與孟孫同科。此譬猶
今世封君。恐不足以重。曾且稱氏。不如稱子。彼公孫
龍。公皙。哀之屬。其神主尚稱先賢。公孫子公皙子顏
路。曾皙伯魚皆聖明賢者。其懿行見於論語。可考。而
反只稱先賢顏氏曾氏孔氏。此不惟非所以待曾皙。
恐亦非所以待顏路伯魚。此議創於洪邁。申於熊禾。
姚燾。謝鐸。程敏政。而成於永嘉。思終未敢謂安。邁等
謂子坐於堂。父坐於廡。度顏曾子思心必不安。是矣。
然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所謂尊親。只在成其親之

顯名路替伯魚本在兩廡今徒以其子之故夷於啓
聖祠與孟孫相並此譬猶顏曾子思敵之顏曾子思
心能安乎此事最難處既不可以父替居於子參之
下文不可以狂者曾點居於中行曾參之上此須着
實講求務令處置合宜乃佳

問文安所議它禮一切
非是獨啓聖之說最爲

起

林放議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與樊遲問崇德修慝辨
惑子曰善哉問語氣相似且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指其名而稱之意。林放或是門人。今徒以家語史記弟子列傳無林放姓名。遂黜其祀。似亦未確。姑載之以備參考。

牧皮議

孟子已明說琴張魯僭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今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以牧皮列於從祀。此是唐玄宗信傳不信經之過。乃宋元以來。曾無一人言及何也。牧皮載於孟子。必不是莊周寓言。若以牧皮是別名。如南宮适。別名爲南容。爲南宮縚。

爲商言。敬叔爲仲孫閱之類。則諸書名籍中皆無字。畫與牧字皮字相似。其必非別名可知。此一人必須增入。乃是。

公孫尼子議

子書有公孫尼子。漢主心尚以爲七十子之弟子。至隋志則直以爲孔子弟子。未知孰是。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以撰季善文。選註載流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正德六年何孟春言公孫尼子所作樂記緇衣可備六藝之文。

宜列從祀。其言頗是似當增入。

琴張議

孟子以琴張魯皙牧皮爲狂。魯皙牧皮。余業已有議矣。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有牢曰。子云吾不試則琴張必非子張。亦必非寓言。琴張。弔宗魯之說。然否不可知。使琴張弔子桑戶之說。果實則張乃老氏之流。與原壤同。是一般風範。豈應從祀。但余觀莊子載李武子卒。魯皙倚門而歌。子桑戶死。琴張臨戶而歌。何獨此兩人舉動恰好一樣。恐是因子墨子以琴張魯

督息爲狂遂附會其說如此孔子許仲弓可使南面而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問孔子又稱其簡則子桑亦是好人而莊子謂琴張與子桑爲友則琴張亦是好人由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及仲弓問子桑伯子觀之恐琴張尚別有懿行特秦火後偶無可考見耳孔子思狂狷而孟子以琴張爲狂者此必當增入無疑

孟子於子議

孟懿子與南宮适都是孟僖子之子卻學禮於孔子都是孔子門人孔子家語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

以未載孟懿子姓名者是春秋戰國時說孟懿子是
貴卿不敢列於弟子。唐玄宗不曾思索及此。故承舛
襲訛。遂未及列於從祀。孔子爲萬世帝者。師孟懿子
不過一上大夫。如何便不敢以他爲弟子。何其小視
孔子。若說孟懿子得罪聖門。爲孔子所棄。則墮却墮
費之後。孟懿子與叔孫州仇。惟子路之命。是聽。恐不
得爲有罪。且懿子惡私家強大。正要墮成。其圍成不
克。這是他怯懦。爲公歛處。父所制。初非懿子本意。亦
不得指此爲罪。且孔門弟子得罪孔子者。亦多彼皆

列在從祀何獨懿子不當從祀邪懿子本是箇強臣
他之從祀何足係孔子輕重但推原家語史記本意
原是說懿子是貴卿不敢列在弟子非是說懿子有
罪不當進爲弟子以春秋誅心之法例之還畢竟以
懿子爲弟子方不墮時人狹小之見縱懿子果有罪
正當進而在列使彼赧顏自愧正所以施裁成之教
若使在宮牆之外則愧怍所不加裁成所不及反得
令彼以貴卿自驕非孔子與人爲善之初意矣。

秦冉頗何議

秦冉顏何。程敏政何緣知是字畫相似之謬。春秋戰國時以冉字何字爲名如魏冉子服何輩頗多不可枚舉。若謂冉是姓何是姓秦冉顏何當是四姓則冉是姓雍是姓卜是姓商亦是姓豈可謂冉雍卜商是四姓不是兩人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是顏何已載在家語比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顏氏居八而顏何與焉陋巷志是顏子家譜已明載顏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七十子。顏居其八。顏子父無繇字子路。

次曰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驕曰祖字子襄曰之僕字
子叔曰何字子冉曰噲字子聲與顏淵爲八何獨疑
顏何爲誤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使秦
冉顏何果爲字畫之誤則善矣儻非有誤而敏政必
欲黜之竊恐未安。

公孫龍議。

公孫龍白馬非馬墜白同異之辯其說甚詭於正道
乃小人無忌憚之尤者孔子惡佞恐其亂義正是此
輩此斷非孔子門人不知他用何計策得竄名於第

子緣他姦偽邪佞既欲以詭異之說博名高於當世。又知得孔子是萬世之師故又以其名託附孔子圖不朽於將來其爲姦佞殊甚此當議點。

公伯寮說

天地間獨嫉妬一種人最爲可厭妻妾之相妬以地位稍近兄弟之相妬以倫序稍近鄉相之相妬以地望稍近。彼其相妬猶爲有理。至於以公伯寮而妬子路是天壤間第一大可駭笑之事。彼曾不思彼之貪爵位耽溫飽恣威福自顧爲何如人物。視子路何啻

天淵乃欲憑藉一時權位寵利舞其智巧恣其胷臆
愬子路於季孫此與長安尉妬忌蕭鄮侯入相何異
其意可謂不知量之甚矣子服景伯亦是流輩本不
足知子路但秉彛好德人所同然故違衆獨立尚欲
肆諸市朝是妨賢病國之人人所共惡如此司馬遷
不學無術雖不足知公伯寮子路天壤之別然論語
已明載寮愬子路遷已明知寮爲聖門罪人乃造化
弄巧使其顛倒錯亂誤以寮爲仲尼弟子至使唐太
宗依據史記遂以公伯寮列於學宮與子路並祀直

令人怒髮指冠。然余嘗思之。孟子說行或使之止。或
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天也。彼一時之通塞。尚有
主者。况萬世從祀之榮辱。豈無主者。孔子與子路本
是兩人。子路之通塞。未必卽是孔子之興廢。歷觀論
語一部家語一部。並未有以門弟子之通塞指爲吾
道之興廢者。獨此章於子路之通卽曰道之將行。於
子路之塞卽曰道之將廢。是卽以子路之通塞指爲
吾道論而至此。公伯寮之罪卽肆諸市朝。似猶未盡
造化縱草率。茫昧畧不檢點。旣使其得逃於市朝。

誅文使得與於俎豆之末。天道卽積久而後定。亦不應草率至此。昔張武受賂。漢文帝不加誅戮。反使人賜之金錢以愧其心。長孫順德受絹事覺。唐太宗使人遺絹數十疋以愧之。胡演固爭以爲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受絹之辱甚於受刑。造化之使。察得與從祀。且使子路配食於西廡。而察卽從祀於西廡。造化誅察之意。若將謂爾不知聖道之興廢。聖賢之出處。皆關天意。非可乘權藉勢以措媚嫉於其間者。當季孫薰灼時。季路窮約時。而爾多方讒搆。力能困之。爾

若謂子路之廢興通塞舉在爾股掌中矣。乃曾未幾時。子路遽已大顯貴於魯。而不出數百年。子路遂儼然披華袞爲上公。享受此籩且簋。翟非常之禮樂。二千餘年。春秋享祀之際。爾顧而見之。將措躬何地。使不知愧。卽與唐太宗所云長孫順德何異。又何必肆諸市朝。然後爲誅戮哉。造化此一舉。是安排此最效一著。以教誨後世之讒構聖賢者。使陳賈而知此。必不敢復毀詆伊洛諸儒。至有損無益矣。察之濫廁從祀。在開元二十七年。而其黜祀。在嘉靖十九年。凡八

百四十四年。八百四十四年之間。察之。背負芒刺。汗流及踵。雖聊足薄示譴責。然造化此刑。終屬太寬。且使其與諸賢諸儒儼然在列。是寵一當肆諸市朝之罪人。而其他從祀諸儒舉不足以示重。示榮。天乃篤生我。

世宗肅皇帝。毅然黜之。由前而論。是以愧爲刑。由後而論。是以刑爲刑。若察者。亦可爲萬世之永戒矣。不然。數窮理極。有罪不討。幾何其不爲無天道之極哉。

孟武伯議

孟武伯懿子之子子父一道余前謂懿子雖貴卿亦當在七十子之列則武伯雖貴卿自當在七十子之列無庸論矣以傳記諸所紀載武伯體段猛厲似不及其父然余謂孔門以仁爲教季康子雖問由求然但問可使從政與孟懿子皆不聞其以仁爲問且以子張之賢不減游夏然其於令尹子文陳文子必直至臨末方問曰仁美乎則仁之難知可見獨武伯劈初頭便問子路仁乎及孔子不答而乃復又問夫子旣不以仁許由則武伯可以止矣而又復以仁問求

及孔子又不以仁許求。則武伯更可以止矣。而又復以仁問赤。是其勤勤懇懇。真是見得孔門。除却仁便無以爲弟子。除却仁亦無以爲學。此其高見卓識。過懿子遠甚。夫豈季康子所能及哉。故余欲列懿子於七十子之列者。乃所以降貴卿。見聖人之門。何獨一上大夫。便不可爲門弟子。其欲列武伯於七十子之列者。乃所以昂貴卿。謂貴賤雖殊。其爲仁由已。則一何獨一貴公子。便不可爲聖門高弟也。

陳亢議

聖人出來一番不是說天地間許大擔子只是我一人可以負荷直是要這些弟子都大家分此然後容易辦得所貴聖門弟子第一要十分篤信既已篤信則自然替夫子發揮得許多好道理出來自然替夫子幹辦得許多好事業出來孟子說七十子心悅誠服余已謂信然矣乃今看來其餘底還都差不多却有一箇陳亢左疑右疑他也不是有別麼腸肚敢於恣肆只是他資質十分庸下他拘常襲故把前面聖人就看得大不可當把夫子就看得小不可言

來直看既不識夫子是何等人物他聽見朋儕中有
謂夫子賢於堯舜者有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賢於夫
子者他都如說夢一般不知所談何事聞政之間已
是一次異聞之間又是一次爲恭之說又是一次其
他還不足甚怪只是詩書執禮本是夫子雅言如何
說是聞一得三不知他平日旅進旅退所聞何言平
日尋行數墨所學何事此是他資質定下真是無可
奈何余謂此等門人耍他何益孔子豈真謂多益
害只圖箇擺陣湊數好看不成哉據道理似不當以

陳亢從祀爲是但余又思之子貢是第一篤信底亢
是第一不信底他兩人既好惡懸殊自然薰猶不當
復同器而藏矣乃陳亢三番四復一向只跟着子貢
這是他還有一隙之明不如還仍他從祀亦可又有
謂亢係子貢弟子却果然不是余謂子貢子禽均爲
門人子貢於聖門不但聞文章且聞性與天道而子
禽并終日所雅言詩禮亦未聽得人之知愚賢不肖
相去天淵一至於此豈不良可痛哉子貢真有大爐
冶手段爲恭之間他先把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兩句

從半空中大大充栢他識見一番死喪人所諱言當
是時。夫子尚在。却就說其死也哀。此豈門人所忍心
言及者。這又是將陳亢底那箇爛俗心腸識見。與新
換過一番。子貢既如此造就他一番。或此後已進了
一格。亦可以不辱聖門矣。

定歷代諸儒從祀之法

定歷代諸儒從祀之法亦須以仁爲主以令尹子文之忠而夫子曰未知焉得仁以陳文子之清而夫子曰未知焉得仁忠與清已是美德乃還都不算仁可見忠清之外別有箇麼事在此等處皆當體認陳文子是清伯夷亦只是清而孔子於文子則曰不知其仁於伯夷便說他求仁而得仁令尹子文是忠微子箕子比干亦只是忠而孔子於子文則曰不知其仁於微箕比干便說殷有三仁此等處皆最要分析明

白孔子說仁者安仁如程明道中心安仁若元氣之
會渾然天成。這正是仁者安仁。孔子說仁者必有勇。
如陳正叔朱元晦性資本畧畧差此。却毅然敢擔當
繼往開來。此庶幾仁者必有勇。孔子說力行近乎仁。
以勉強行之爲仁。如程正叔朱元晦薛德溫雖歎於
資質而躬行實踐庶幾力行近乎仁。孔子說仁者靜。
如周茂叔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而
其學專重無欲故靜。此正是仁者靜。其次如陸子靜
陳公甫皆從靜中有得。此庶幾仁者靜。孔子說仁者

不憂如邵堯夫觀化弄丸果大有所得而陳公甫亦似近之此庶幾仁者不憂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如程正叔流離顛沛百折不回此庶幾似顛沛必於是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如司馬君實薛德溫忠信強毅此庶幾剛毅木訥近仁孔子說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說教不倦是仁如王仲淹設河汾之教終開闡六經一切欲摸倣孔子然後孔子之道愈重如朱元晦毅然以維世覺民爲己任其所以集漢唐宋諸儒之大

成。至死不倦。正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是誨人不倦。丘仲深學雖未純。立身行已果尚有可議處。然大學衍義補誠正四要。其學亦細。至於所補治平。則剛舉目張。無所不備。循而行之。足令天下無一不各得其所。其汲汲皇皇。確然欲措天下於雍熙悠久之盛。此是何等心思。恐亦非仁者不能。此庶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史記所載周公謚法。卽是汲冢周書謚法解。是後人託爲得之汲冢者。其爲偽書。更復何疑。然前代以來。凡定諸帝諸后諸王。

諸臣之謚。如欲謚人以文。其謚議必援引謚法於前。曰按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或道德博聞曰文。或慈惠愛民曰文。或修治班制曰文。今某帝云何云何。與經緯天地相合。某臣云何云何。與道德博聞相合。宜謚之曰文。如欲謚人以恭。其謚議必援引謚法於前曰。按謚法不解爲德曰恭。或尊賢貴義曰恭。或敬事供上曰恭。或執事堅固曰恭。今某人云何云何。與不解爲德相合。宜謚之曰恭。彼汲冢僞書。後世猶依以爲據。况仁者安仁。諸語皆孔子說底。孔門旣以仁爲學。

脈則凡孔廟從祀議。如欲以勇於任道之儒從祀。必
先引孔子論仁語置於某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子
有云仁者必有勇。今某人其德是仁其行是仁其某
事是仁者之勇其某語是尊道之勇與孔子仁者必
有勇之語相合。當從祀孔子廟庭。如欲以忠信強毅
之儒及光明正大之儒從祀。必先引孔子論仁語置
於某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子有云剛毅木訥近仁
今某人其德是剛其德是毅其德是木訥其事是剛
其事是毅其事是木訥與孔子剛毅木訥近仁之語

相合當從祀孔子廟庭如欲黜一出處不正之儒當先引孔子論仁語置於黜某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子有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今某人某事是貪富貴某事是厭貧賤貧富貴厭貧賤便是去仁彼既去仁安得成名又安可列於從祀當黜之爲是如欲黜一不仁而妄作禮樂之儒當先引孔子論仁語置於黜某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子有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今某人某行某行是爲不仁某事某事是爲不仁雖有禮樂之教正與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相合豈宜從祀當黜之爲是愚
謂凡議從祀必先令輔弼公卿文學侍從將此人所
著經書子史奏議語錄逐一細看更旁採先儒先臣
品隲諸語以觀他學術何如心術何如道德政事議
論何如令各出已見各作一實行考待議論既定將
衆論會爲一致卽比照古今謚議體格作某人從祀
議一篇其辨析是非當先以孔語爲主如古今獄詞
必先引律例爲主其判斷高下直當如老吏斷獄一
毫那動不得必使天下萬世帖然心服然後可以悠

久若徒據一二人一偏之言遂衆口相同以定取舍恐所見一偏終不足服天下後世將必隨進隨退莫知適從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弊矣。往昔之議從祀者如程子說吾道南矣。姜麟說活孟子活孟子此不過出於一人一時偶然之言何足依據。今乃連章累牘形於奏疏遂欲執此定萬世之從祀天下事之可嘆如此。

歷代諸儒雖非孔門弟子而其學皆孔門所傳。今欲祀於孔廟亦須於議祀之下分析明白曰此爲中行

曰此爲狂者。曰此爲狷者。然後與孔子欲傳中行狂狷之意相合。

孔子之言只繫辭論語孟子中所載最真若禮記所載則其中已有僞託者。凡作謚議似只當引繫辭論語孟子。縱欲引禮記必須擇至精至粹如無欲而好仁及中心安仁等語方可用之。

孔門弟子論仁語如曾子仁以爲己任一節方可引之。如子夏博學篤志一節還不妨引用孟子論仁語亦有不甚純粹者須斟酌引之方得。

孔子之教只論是仁與不是仁。不論講學與不講學。若漢唐以來諸臣必明明講學者方列之從祀。而其它不甚講學者一切置之。則伯夷叔齊微子比干皆孔子所已許爲仁者。而當時皆未嘗講學。將亦不得謂知學邪。愚意自今以後凡諸臣有道德事功可以爲仁者。即生平不專以講學爲教。皆當列入從祀。蓋天下豈有德業已可爲仁而不得爲知學者。但彼不以講學爲題耳。此在酌而行之。不可以講不講爲定

據也。此言欲定從祀不必專重講學。

凡議從祀。只當論他是仁與不是仁。不當論他講學與不講學。中庸是道統。孔子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說那均得天下。國家辭得爵祿。蹈得白刃。而合不得中庸底。終不可爲仁。及管仲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却又說如其仁。如其仁。這就是均天下。國家之合乎中庸底。如夷齊讓國。而孔子說求仁得仁。這就是辭爵祿之合乎中庸底。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孔子說殷有三仁。這就是蹈白刃之合乎中庸底。彼管

仲夷齊微子比干何嘗講學只既已合乎中庸便是
仁者既已成仁便與孔門宗旨相合但諸公皆是孔
子先輩無列祀廟庭之理矣欲議從祀似便當以此
爲據諸葛亮規摹涇養大有儒者氣象此度幾可爲
均國家之仁者王通屢辟不就倡明聖學此度幾可
爲辭爵祿之仁者文天祥九死不回從容就義此真
可爲蹈白刃之仁者其餘欲仁傑韓琦輩若加擬議
但論其念念合乎天理事事合乎中庸與否而更不
論其講學與否則千載聖人之徒可定不至尚有遺

此發明此
不礙
重論
學之
意

賢令後世得有遺論矣

此言欲定從祀不必守重講學

學是箇有而不有無而不無底物事宇宙間子臣弟
友妻倫日用何往非學文何必別立箇講學題目故
宋儒徃徃有須知學是其麼所學何事之說這都是
頂真要尋箇究竟要討箇下落蓋立名講學本是箇
不可有底又極是箇不可少底春秋時若非得孔子
開此一線路放在乾坤之內使天下萬世循此則治
不循此則亂如何了得然後儒芒昧不知講學一事
是天地興衰撥亂底一箇大機權是聖王勵世磨鈍

底一箇大機括却將來做一段話柄其高者以之盜名其卑者以之竊利豈成道理乃漢唐以來凡定從祀必須講學者然後得與雖世稱韓范富歐爲五百年名世文天祥精忠亮節卓冠千古亦以未嘗立名講學不敢輕議此正是造化微意要畱此講學一脉以爲乾坤興衰撥亂上策此處有多少安排布置在而世人不知凡議到從祀只專向講學上尋討這又是不識造化微意却走在死煞上去了故如今擬議從祀只當論他是仁不是仁全不必論講學與不講

學此千古未嘗理會到者故余須從實說破

仁是流貫天下萬世底物事。一間有息卽不可以言仁。一私尚存卽不可以言仁。天下萬世有一毫未會貫徹卽不可以言仁。孔門學問最是有體有用。洪不
只專治一己。後儒見孔子之教。二子於漆雕開不
仕則悅於魯。點浴沂風舞則喟然與之。於子路使子
羔爲費宰。則以爲賊夫人之子。遂於專一爲己者。輒
稱爲真儒。纔一念及於天下。輒指爲出位。輒指爲徇
物。輒斥爲鹵莽。馳騫之學。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以

王道但承受各有時。子羔漆雕開此時或時還未到。聖人但憑據此時施教耳。顏子既問爲邦。曾子既已論治國平天下。孔子既以南面許仲弓。以欲立欲達告子貢。以修己安百姓告子路。以四方襁負告樊遲。如何學者但只當修己便不當一念及於天下。天下卽是己。己卽是天下。除却己何嘗更有天下。除却天下又何嘗有己。彼持論者豈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只是修己不即此就是天下邪。若只專重修己必不可一念及於天下。則克伐怨欲不行己是好品何尚。

不得爲仁後世儒者多以其天資所近爲學只圖損
事纔一瞋目端坐深衣博帶說幾句修己話頭便自
謂吾儒之事已畢一膜之外畧不關心纔見人一言
及於天下便以爲徇物徇人非聖門爲己之學不知
此等修己話頭皆可僞爲若不仔細分別遂一槩指
爲實學每議從祀必以斯人稱首過矣過矣經世用
世自是聖門正路孔子子思孟子周流轍環只是要
委曲行道佛昉公山之往此是聖人事雖非賢者所
能爲然苟可以出亦何必以隱爲高壁言如朱子說楊

中立之出。只當論它能做事與否。只當論此時可出否。不必論他出與不出。朱子此說甚是。至論而後人每議及中立。輒以出處疑之。必如或者之論。是處者便爲賢。而出者便爲不賢。以此爲訓。將段干泄柳之徒。充布天下。乾坤宇宙事。當托之何人。裁成輔相。其不得爲通論明矣。愚謂欲定從祀。不必盡以恬退爲高。只看他生平大致。若果是自始至終。由中達外。一念皆合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參雜。便可以言仁。便可以從祀孔廟。此等最難討分曉。須細心體認。始得。若

只以恬退爲高。是嚴光管寧之屬。又優於子游子路。柳下惠之由由與偕。亦不得謂之介。伯夷之就養西伯。亦不得謂之清。以此定人。恐於聖門仁道終不得謂之脗合矣。此言欲定從祀不必專重恬退。

孔子於管仲不死者。反以爲仁。而仲弓之居敬。子路之聞斯行之。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還不許其爲仁。於言必信行必果。反以爲硜硜小人。於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反以爲次。這裡面有多少道理。有多少話說。有多少分辯。不可一見他孝弟忠信。一見他死難辭。

位。便許他是賢者。且形迹疑似之間。尤當深辯。孟子
初間專以闕楊墨爲繼統。故好辯章比楊朱墨翟爲
禽獸。至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及到後面所云楊子
取爲我。遂不稱楊朱。又不稱楊氏。而稱楊子。所云墨
子兼愛。遂不稱墨翟。又不稱墨氏。而稱墨子。及到後
面不惟不加闕斥。至欲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其所謂
如追放豚。雖何嘗不還視。二子爲禽獸。然其意却含
諷不露。何者。孟子到此時。見得楊墨異端之學。其害
易見。而鄉愿似是而非者。其害難知。故到後面惡楊

墨之意稍輕。而惡鄉原之意甚重。五百有餘歲。章是
孟子以堯舜道統自任。而其前一章。獨悵悵深惡鄉
原。亂德。是孟子到此。又不以闢楊墨爲繼承道統。而
專以闢鄉原爲繼承道統。學者豈可不深思而自得
之。和古今禪學。卽是楊墨。古今俗學。卽是鄉原。禪學
固害事。俗學亦害事。若但知深闢禪學。而反以深衣
博帶。舜行禹趨。漠然不以天下爲念者。指爲理學。欲
俎豆孔廟。其亦未察於孔孟所謂鄉原德之賊。及非
之無舉刺之無刺一節之說矣。此言欲定從祀。不可深信。僞儒。

盈天地間無一物無有根本。雖天地之大亦然。聖人
之學卽體卽用。若無本如何做得。譬如日月那懸象
著明。底本是日月。那溥天之下處處同明。底亦是日
月。譬如燈火。那燈蓋本是燈。那一室之內處處光明
底亦是燈。然必有懸象之日月。溥天之下方處處光
明。若無此日月本體如何能處處光明得。必有此燈
蓋然後一室之內方處處光明。若無此燈蓋本體如
何能處處光明得。由此觀之可見人但當於本體上
加功。果不必於發用上致力。譬如一部禮記散之一

字卽是日月燈燄之本体。其三千三百卽是日月燈
燄之應迹有了一敬何患無三千三百。若舍却敬字
而惟於三千三百致力。是件件無根。事事無本。那繁
文縟節都只各在事上。與此禮全不相關。譬如衰麻
哭泣必真有哀痛之容。迫切之情。痛楚之哭。方喚做
真是居喪。若裏面無此三者。只光去擗踊跪拜。安
得爲孝。孔子所謂臨喪不哀。吾何以觀及與其易也。
寧戚正調是耳。若吾儒爲學。只專去理會末節。不於
本根處徹底究竟。此與易而不戚者何異。縱零星補

然做得有些小事業終是無頭學問且天下又寧有
無本而可以做成事業者哉若無本而可成事業是
日月無懸象之本體而能令天下有光是燈無燈蓋
而能令一室有光豈有此理吾儒爲學若果於根本
上體驗得真打疊得淨操持得定涵養得熟則一理
貫通萬世更有何事又何必他有所求但後世儒者
多假借本根之說爲方便快捷徑本不肯讀書窮理則
曰程明道每見人讀書輒謂爲玩物喪志於陰陽造
化本毫不究心則曰康節問伊川今年雷起甚處伊

川答曰起處起伊川此三字不知煞勝過康節幾多。吾但以理爲學。必不可以象數爲學。本忘情踈散。毫不以天下國家爲意。則曰紙上閒言。豈可以開物成務。吾但涵養本體。到彼時臨境對陣。自有作用。何必學養子而後嫁。此說一行。於是操存涵養之談。充滿天下。人人自以爲是。牢不可破。不知孔子四教。以文爲首。顏子是亞聖。亦先以博學。次文而後約之。以禮。我非多學而識之之說。是子貢學力已到。故方以一貫語之。彼其初時。豈未嘗從事博學。豈可盡以博學。

爲非包犧文王周公孔子皆聖人。一部易全是象數。若學者只當窮理不當玩數。則四聖何爲作易。豈可以究心象數爲非。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何者非畱心經濟。豈可以畱心經濟爲非。後世儒者內不能辨而托爲大言以欺世。曰吾但以主靜主敬爲學。卽天下萬世已一了百當。此言何嘗不是。若果能主靜主敬。此外更有何事。但恐此等說話只是口談。終不能躬行實踐。未嘗體之於身而便已書之於紙。天下靡然信之以爲此明體適用之學。果真得聖人一貫之傳。

及發於設施全無下落嘉祐熙寧之後嘉靖隆慶之
間其行不掩言者殊甚不少故欲議從祀儻不專聽
此等空談以定人物卽天下皆回心向道故本尚實
不至以偽儒得濫叨聖門禮樂矣

此言欲定從祀不必盡信空談

孔子通天下萬世爲一身凡天下萬世底人孰非孔
子門人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
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稚此是通論萬世與天下萬
世人共爲此學不只是專論洙泗弟子今欲定從祀
當精心分別某人是可與共學者某人是可與適道

者。某人是可與立者。某人是可與權者。新鄭相公說
權字甚佳甚妙。權字是變易從道以適於中。卽是中
字中之一字。非聖人不能可與權者。自顏子子思之
外。已不可多得。濂洛關閩如呂與叔。范淳夫。胡明仲。
蔡仲默。輔漢卿之屬。不過是可與共學。卽羅仲素。張
敬夫。呂伯恭。亦不過是可與適道。到茂叔。伯淳。正叔。
子厚。堯夫。君實。仲晦。輩方是可與立。凡作從祀。誠似
當一一辯晰明白始佳。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此六句正是孔子之學。孔子之學卽是天

下萬世所當依式樣爲之者可與共學。學字卽是孔子志學。學字可與立立字卽是孔子三十而立字。後儒於此學若只到可與立還未到可與權。是學者只到立上便住了。其後面不感知天命耳。順不踰矩許多地位都未到得。如何可以謂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此真不可不勉。

此言欲定從祀必須得進到可與權者方可。

予觀古來人物凡劈初倡明道學者多是真底。及到後面便自濫觴。蓋聖學旣明人得以竊其近似爲學。故所云主靜主敬等空談多不足信。欲議從祀若盡

以尋聲附響者指爲真儒則濂洛關閩之時談說窮
理居敬存養省察底何但數百豈能一一盡祀故愚
謂當博稽於衆獨斷於心舉一二最真最正最純最
粹者俎豆孔廟方天下學者知所趨向矣

此言欲定
從祀當恕

於創始者而
嚴於繼響者。

秦公之
後若無

漢儒則

孔子亦

如未剛

述六經

一紙故

漢儒之

功為大

傳經諸儒議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所祀子夏左丘明荀况公羊
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賈逵
鄭衆馬融杜子春鄭玄盧植何休服虔王弼王肅范
甯杜預等皆以傳經之故至玄宗開元八年子夏升
於十哲左丘明等仍從祀兩廡嘉靖九年大學士張
璁本學士程敏政之議請晉明高赤勝安國萇子春
生仍舊而以盧植鄭衆鄭玄服虔范甯等改祀本鄉
其荀况劉向戴聖何休馬融賈逵杜預王肅王弼等

罷黜勿祀而

世祖皆從之二臣此論彰善癉惡崇正闢邪培植綱常翼扶世教千百世不能易矣顧予思之夫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春秋時未經秦火。雖典籍頗多。散亡其宏綱大要。尚皆布在。方策而夫子尚猶以文獻不足爲恨。若文獻

禮記

卷之八

禮記

卷之八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俱在夫子所斟酌百王禮樂或尚不止此前史所載

問禮於老聃問官於剡子問琴於師襄雖不足信然

子貢既云天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則其說必

非無據彼不賢者夫子豈樂於以彼爲師顧其爲天

下萬世訓慮甚多欲斟酌百王甚殷而無可考見自

不得不如此耳況焚書之禍振古所無六經論語悉

爲灰燼非前漢諸儒校殘理缺補輯遺編吾夫子刪

述六經之功將何所托由此論之漢儒之功豈止出

宋儒下哉但唐太宗當時未加審擇惟依披孔穎達

禮記

禮記

禮記

考以黃帝
後有歷代
諸儒也

等所纂諸經正義以定從祀故所祀諸儒頗多未當
愚意報功之典第當舉最先存經傳經者列諸從祀
蓋六經既存千百世之下自然如日月行天久而彌
著豈秦漢訓詁諸儒所能窺識彼貞觀之際馬嘉運
王德韶李子雲齊威趙乾叶朱奢等尚所見未窺一
班乃遽欲憑其所定何休馬融賈逵杜預王肅王弼
等以爲斷案夫豈可哉愚謂建武之初重在存經當
時諸儒若果有存經大功如伏勝之口授尚書孔鮒
之藏經敗壁者卽其行無可紀述亦當議置元成以

後則六經已存所重不在註疏矣其諸儒訓詁若非
理明義精中正典雅果足以發明經義而其行但微
有些言議亦當議黜萬一存經諸儒不幸有罪過疵類
爲清議所不與亦當念其功大姑與存留子貢所謂
不賢者識其小者此不賢者正是實實不賢卽予所
謂有罪過疵類之人不是賢之小者夫此不賢者孔
子只因他識得有文武之道在尚且以他爲師况列
於從祀只是以他爲弟子似無不可然予文思之凡
諸儒之爲學所以學爲聖賢必其學已得正傳可以

受承道統方可列於孔廟以爲聖人之徒彼公羊高穀梁赤伏勝之輩安知其爲何如人物今但因其有存經之功遂使此輩與周陳張朱並列似亦未安不若於東廡之東別建一祠取孔子文獻不足之語名之曰文獻祠除春秋儒董仲舒學問猶醇者仍從祀兩廡其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等皆移祀如此并將操行可議而存經有功如戴聖鄭玄之屬者姑與並祀於內大氏最初存經者取之欲害而相繼傳經者取之欲嚴也

此則訓詁諸儒既不得與真儒並列而祀之於孔廟之旁又不泯其傳經之功此似亦一說不知果可行否也。

傳論語諸儒議

方今以傳書祀伏勝孔安國以傳詩祀毛萇以傳春秋祀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董仲舒以傳禮祀高堂生杜子春后蒼卽其傳學庸之功已報但論語乃孔門心法爲千聖百王傳心要典泰火之後岌岌及乎危殆矣

類漢初諸儒保殘亂壞綿延以至今日其諸儒之功
寧可泯耶漢興論語有齊魯之別傳魯論語若爲常
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
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出而行
於世傳齊論語者爲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
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陽王吉字也齊論視魯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又有古
論語乃與古文尚書自孔壁出者其章句與魯論不
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二篇凡二十一篇先儒

謂必非孔子真本乃後人依倣而作不必論矣魯論
卽今論語張禹本授魯論至晚年以齊論合併爲一
除去問王知道二篇號張侯論語當世重之以功論
似當議祀張禹但禹託身王鳳操行不端且非創始
存經者創始者爲龔奮爲夏侯勝勝從夏侯始昌傳
尚書如祀勝恐人誤以爲由傳尚書得祀况奮在先
不若祀龔奮爲可或並祀夏侯勝亦佳

傳周易諸儒議

司馬遷儒林傳雖不足其信然傳謂魯商瞿受易孔

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
興商瞿以孔子弟子故已登列從祀矣秦火時周易
以下筮書不燬其得存天壤於漢儒無功貞觀中孔
穎達蘇德融趙弘智等最推轂王弼以爲弼所註周
易深得易旨不知易道精微千載以來竟無有曉知
其義者豈王弼畧例等所能窺識况王弼與何晏崇
尚玄虛爲萬世禍始范甯追寃晉室之禍謂其罪深
於桀紂敏政欲黜之誠是田何雖創始然無大著明
齋庇駢臂周醜孫虞王同周王孫楊何卽墨成孟仁

周顯衡胡無訓詁可考佳贛京房其說雖頗有驗又別爲一家與四聖本旨不類今世易本出賈直先儒又謂其不當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合而爲一必欲議祀則莫若丁寬猶可寬本不及王弼但取其發始不若焦京輩自爲一說耳子夏易爲後人所僞託無疑

傳尚書諸儒議

尚書已焚於秦火自濟南伏勝口授其女子傳是與舜典臯陶謨禹貢其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六書而康誥四書而棗林君誥洛

蔡沈集
及秦焚元
定所書
經亦無遺
入虞夏
當祀此

詞以簡

編所就本

假有佳者

當更定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詰謬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又漢武得孔壁所藏書二十五篇。然後尚書粗完。勝之當祀。無庸更議矣。至藏書孔壁者。其大功與勝等。誠宜食報。第孔安國尚書序。但云秦始皇滅三代典籍。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而不言先人爲誰。顏師古述家語以爲孔騰漢紀尹敏傳。又以爲孔鮒所藏。隋經籍志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三說皆不一。按鮒字子魚。孔子九代孫。卽孔護字。鮒弟騰字子襄。

長沙太守惠名聚字子產孔子十代孫以功
謚曰夷又曰惠鮒騰惠乃三人非一人竟莫知藏書
壁中者爲誰莫知以何人登祀安國孔子十代孫而
安國以孔壁所得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
之合成五十八篇又各爲作傳則其功甚大自貞觀
至今欲勝孔安國以書故得享祀不廢又爲至當

傳詩諸儒議

詩有四家魯詩爲魯人申培公所傳即所授於浮丘
伯者齊詩乃齊人轅固生所作韓詩乃燕大傅韓嬰

所作。魯詩亡於西晉。齊詩魏代已亡。韓詩雖存其說多采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故無傳之者。獨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士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其說最爲近正。程伯淳最稱許之。自貞觀至今。獨萇以詩故得享祀不廢。尤爲至當。鄭衆賈逵馬融雖并作毛詩傳。鄭玄雖作毛詩箋。皆非創始。今鄭衆鄭玄已改祀於鄉。賈逵馬融皆以有疵。議見黜。不必更議。

傳春秋諸儒議

春秋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並傳於世。先儒謂左丘

明安國答
秋最有益
學法處然
公論正
仍宜於
內庶

明已見論語巧言令色足恭章。孔子至自稱名於丘
明之前。疑明或是前輩。而左傳終於哀公癸酉。在孔
子卒後十一年。疑左傳必非丘明所作。所謂左氏不
過如左史之類。此說非是。觀孔子無隱等章。是丘也
等句。尚稱名於明弟子。則稱名於左丘之前。何害安
見左丘遂爲前輩。曰洪适謂公羊高實受春秋於子
夏。風俗通謂穀梁赤亦子夏門人。雖皆已不可考。然
春秋義稱旨遠。乃孔子是諸行事之實。非得此三子
各爲之傳。將何所藉。以施聖人衮鉞。今自貞觀以來。

陳澧所著禮記雖不甚佳然本朝已以其說取士似亦當起于此祠項吳江徐師曾所註禮記較陳澧稍優。

此二子以春秋故得享祀至今不廢又爲至當。

董仲舒雖傳春秋然其學術猶醇似當仍在兩廡。

傳禮諸儒議

先王禮經已盡焚於秦火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古禮五十六篇及諸禮儀又獻周官六篇至宣帝時石蒼能明其業爲曲臺記數萬餘言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於學官貞觀中高堂生戴聖已從祀孔

廟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璠議戴聖以行見黜復以禮記故進后倉從祀誠至當矣。但后倉乃業禮者非存禮者。存禮之功獨高堂生與河間獻王最大。以二人較之高堂生所得古禮不過十七篇而獻王所收集古禮至六十一篇。凡周禮儀禮禮記備在。今高堂生已祀而獻王反不得祀。豈以其爲王者不欲列之孔子之側邪。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必天子之至尊方不敢以師與君父相抗。自天子而下。卽上公顯相皆得以師道臨之。若謂獻王乃同姓諸王不宜侍側。

則唐宋天下郡國皆建太公望廟。名之曰武成廟。與孔廟並列爲二。又做文廟配享。從祀之制。以前燕太原王慕容恪。後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唐司空河間王李孝恭。並列從祀。太原王齊王等皆天子同姓諸王。身都將相。既可侍於齊太公之側。然則河間獻王獨不可侍於夫子之側乎。若謂太公乃諸侯而夫子不過大夫。終屬有間。則天子而下。何論諸侯大夫。均屬臣庶。孔子萬世之師。從古盛帝明王。尚無不下拜。况同姓諸王耶。獻王最賢。觀周禮缺冬官一篇。彼

以千金購之使其得在從祀爲聖門弟子彼慶幸當
何如耶。后蒼乃戴聖之師黜聖而進蒼誠是然后蒼
所傳諸禮甚繁故不得立於學宮今之禮記乃戴聖
所傳非后蒼所傳者若今之禮記果后蒼所傳則戴
德戴聖皆后蒼弟子。何戴德之大戴禮其汗漫駁雜
皆不載中庸大學而中庸大學皆載之戴聖禮記且
曲禮內則少儀喪禮等皆切近精細種種可行耶。班
固前漢何武傳所載戴聖罪狀恐非聖事以前史志
乘考之聖未嘗爲九江太守九江太守乃其兄戴德。

今大戴禮中已明載漢九江太守戴德撰聖既未爲
九江太守何武卽爲刺史安從得按劾其罪其誤德
爲聖明矣予意六經惟禮最切於人倫日用使非禮
記卽五經粲然恐學者無從入手而中庸大學又載
在禮記戴聖傳禮之功視諸儒更大若更加考核如
九江太守非聖或念其傳禮有功仍復其祀亦無不
可不然似亦當祀於其鄉爲是。

后蒼雖業禮記蒼乃漢宣帝時人杜子春雖業周禮
子春漢哀平時人皆非創始者三禮創始者獨高堂

生河間獻王二人

傳樂諸儒議

樂經已亡矣。所存者性樂記一篇。先儒皆以爲公孫尼子所作。以予觀之。樂記頗精。如樂者。啟和率神而從天二句。及聖人作樂以應天二句。作樂由天作二句。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等句。恐非公孫尼不能及。公孫尼雖家語未載。先儒皆以爲實孔子弟子。似當登祀兩廡。自尼之外。它無可考。見傳樂之儒。更它無可議者。

傳孟子諸儒議

始皇時孟子以列於諸子。非六經故得不燬。漢儒於孟子無功。但趙岐始通孟子。信之最篤。故其後孟子遂得列於六經。趙岐表章之功。自不可泯。非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四家註可得並論。如欲論始功。或以岐登祀亦可。

愚所謂傳經諸儒皆以存經者爲始功其餘一再傳
之後則諸儒所著訓詁甚多非悉心玩索必不能辨
別高下蓋風氣由漸宣朗人文由漸著明造化道理
自是如此以一代而論其後出者必優於前以一人
而論必不能一一盡善蓋人之才識必不能全明於
此卽闇於彼得其一卽遺其一也易猶易曉尚書猶
易知若禮樂則已不易識若周易則其道精微終宋
世尚無能知者至於春秋則聖意淵微卽終古諸儒
所見恐未必與聖心膺合故予謂明經諸儒必參存

衆人之見。更歷數千載之久而後能至精至當。豈可
但擬一二訓詁。便謂其有發明之功。遽列之從祀。以
爲斷案。耶。譬如先儒之論。有謂十三經註疏甚佳者。
予姑以中庸註疏論之。彼之分章。自君子中庸至道
其不行矣。夫合爲一章。以擇乎中庸。天下國家可均
合爲一章。以素隱。費隱合爲一章。以道不遠人。素位
而行。至行險。徼幸合爲一章。以射有似乎君子。至父
毋其順。合爲一章。以哀公問政。至及其成功。一也。截
爲一章。以好學。近乎智。至天下畏之。截爲一章。以齊

明盛服一節別爲一章以凡爲天下國家凡事豫則立二節合爲一章以在下位一節誠者天之道也博學之二節分爲三章以誠者自成及至誠無息至愆也又也截爲一章以今夫天至純亦不已別爲一章以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疑截爲一章以尊德性一節別爲一章以居上不驕一節別爲一章以愚而好自用至不敢作禮樂截爲一章以吾說夏禮至王天下有三重全合爲一章以祖述堯舜至不大聲以色合爲一章以聲色之於以化民至末別爲一章夫

程朱所分章段雖未必盡是註疏以吾說夏禮一節合三重全章以爲一章雖是說或猶近似然至於以射有似乎君子提起與譬如行遠相合以好學近乎知提起與九經二節相合此已大謬况不大聲以色與聲色之於以化民原是上呼下應一氣流滾底今只因中間有子曰字遂以此三句分爲前後兩章其謬戾不通足令人輟然發笑由此觀之是鄭玄但遇有子曰字如射有似乎君子及好學近乎知之類便要提起且六經所引詩書有先引詩書而後議論者

如大學治平章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之顛是已。有先
議論而後引詩書以證之者。如孟子愛人不親章求
言配命自求多福之顛是已。今鄭玄徒欲循禮記孔
子間居坊記表記緇衣之顛皆從詩云截斷。遂至將
相在爾室二句與不動二句分爲兩節。而又與奏假
二句合爲一節。將奏假二句與不賞二句分爲兩節。
而反與不顯三句合爲一節。將不大聲二句與發聲色
化民二句分爲兩節。而反與德輶如毛合爲一節。將
德輶如毛與毛猶有倫分爲兩節。而反與無聲無臭

三句合爲一節他之識見如此如何還設漢儒底註
疏有優於宋儒者由今而觀是自漢至宋仁宗以前
凡論中庸者皆如在夢寐非程朱分章定節中庸何
有明時中庸註疏分章之失或亦是偶然漢儒議論
有絕精絕到非宋儒可及者凡天人造化之秘神化
性命之奧於唐虞三代發洩未盡者到漢時一時盡
洩如本草豈真神農作底如素問內經靈樞陰符豈
真黃帝作底看他文字格力全類漢文這盡是漢人
所作姑無論陰符內經之屬由今觀之只凡是漢人

所作片語隻字皆有絕精絕妙道理漢文一句可以化爲唐文一篇可以化宋文十篇而到頭還是漢文渾厚精到漢天子加意六經由說經可以得高官厚祿并他門弟子數十人皆可得高官厚祿他豈不徹底盡心此箇註疏字字都是漢儒精心說底余豈敢謂註疏不佳但今人說註疏優於宋儒傳註者未必實有所據或只是得之想像傳聞之言知說易道已盡於王弼這都未是彼王弼何嘗窺見易道一斑且六經遺書自歷代以來皆藏在秘閣非外人所得窺

見而先儒多黨同伐異。凡千載相傳以某儒其儒爲是。輒同聲附合。從而是之。凡千載相傳以某註其註爲非。卽同聲附合。從而非之。其真是真非竟無真見。從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如更欲定議。伏願

聖天子盡發中秘六經諸著述。令館閣儒臣分經細玩。假以歲月。必先逐句逐字看過。然後於言語文字之外。觀其大槩。必他果有超見卓識。非意想可及。能補裨綱常性命者。然後議之。其所著若果精果當。而其行不淑者。亦置之勿議。若其行已端而於六經無

禪者亦置之勿議。大氏所議之人。必先論其行。後論其書。復論其傳。經著者書。或在託始之初。或在繼響之後。必以此數者通融酌筭。以觀其果有功於聖門與否。然後定議。論奏之時。當列爲三款。一德行。其下卽註云。其行幾十幾事最佳。其行幾十幾事次之。或全無此言議。或功多過少。或過多功少。與其代某人相似。一經術。必條列其所著其書。其說幾十幾條最精。其說幾十幾語最當。其說幾十幾條最起。與其儒其儒相似。三世代。如傳經諸儒。在漢武之初。爲難其推擇。

禮儀考卷五
精義五
當寬在漢宣以後爲易其擇取當嚴講學諸儒在仁
宗之初爲難其推擇當寬在神宗以後爲易其擇取
當嚴此三款須一一辯論明白方可條上如定一人
從祀必先將其所著諸經傳語錄奏議文集詩集
逐字看過又將二十一史內本傳及各紀各志各傳
內載有本人事實者皆一一細閱復博採古今評斷
一一折衷然後定議若不廣詢博採精思獨斷而但
引前人一二偶然之言據以爲案曰某人論此人如
何某人論此人如何不知彼之一時語言一時取舍

安足爲據。其勢必至所祀者非真儒。而真儒猶然未祀。所祀者原無明經之功。而果能明經者猶然未祀。將何以服千載諸儒之心。而定天下萬世之論。然折衷群言。與論定千載人物果屬至難。若諸儒所著難得盡觀。諸儒行誼千載之下難得盡考。則又不若姑如予所議。惟祀一二最先存經者。而其餘諸儒盡姑俟之於後。以待論定。不識可否。

孔廟禮樂考卷之六

明後學江漢瞿九思著

明後學平陽史學遷刻

明後學澶淵董漢儒校

從祀考

小引

余何知敢決擇從祀且以茲豈吾敢遽置一
喙時也顧茲事體大寧詳毋畧吾故取前哲
擬議既人自爲考矣其有二三人四五人及
五六人七八人甚或至十數人合爲一疏者
復連合並載之無非欲熟叙並緝備異日者

考覽一助云爾

已祀者

董仲舒元至順元年有議○洪武丙子行人
楊砥有議○成化丁亥有議○弘治戊申學
士程敏政有議○正德丙寅學士何孟春有
議

后蒼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
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王通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

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韓愈宋元豐七年有議○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胡瑗元至正間有議○成化乙丑都御史張瓚有議○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歐陽修嘉靖丁亥大學士楊一清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邵雍宋咸淳三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周敦頤宋慶元中著作卽李道傳太常少卿
徐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
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司馬光宋咸淳三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張載宋慶元中著作卽李道傳太常少卿徐
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有
議是年列諸從祀

程顥宋慶元中著作卽李道傳太常少卿徐

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有議○元至順元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程頤宋慶元中著作即李道傳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有議○宋淳祐元年有議○元至順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楊時元至正間杭州路照磨胡瑜有議○正統戊辰將樂縣儒學訓導王昌順有議○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弘治辛亥有議

禮樂考
卷之六
三
○弘治乙卯有議

胡安國元至正十九年有議○成化丁亥有議

朱熹宋慶元中著作卽李道傳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張栻宋景定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呂祖謙宋景定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陸九淵弘治己未刑科給事中吳世忠有議

○嘉靖壬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騾皆有
議○嘉靖庚寅行人司司正薛侃有議是年
列諸從祀

蔡沉正統丁卯有議○成化戊子有議

真德秀元至正十九年有議○正統丁卯有
議○成化戊子有議

許衡元皇慶二年有議○元延祐二年有議
是年列諸從祀

薛瑄正統初學士何文淵有議○成化丙戌

濟南知府陳銓國子監監丞李紳有議○弘
治戊申兵部主事婁性禮科給事中張九功
刑科給事中吳世忠尚書周弘謨皆有議○
弘治己未尚書傅潯有議○嘉靖壬午都御
史姚謨叅政許瓚御史楊瞻樊得仁編修王
同祖皆有議○隆慶丁卯直隸巡按御史周
弘祖禮科給事中趙軌戶科都給事中魏時
亮禮部尚書高儀六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
科左給事中雒遵十三道御史馬三樂李純

朴等給事中楊庶解一貫侍郎張邦奇詹事
孫承恩祭酒王教學士張治府丞胡守中庶
子楊維傑諭德龔用卿屠應峻洗馬徐楷中
允李學詩秦鳴復閔如霖贊善閻樸司直謝
之南呂懷編修趙時春唐順之黃佐庶子童
承叙贊善浦應麟郭希顏入學士嚴嵩俱有
議○萬曆癸酉戶科給事中趙參魯直隸巡
按御史梁許工部辦事進士鄒德涵俱有議
○萬曆甲戌浙江巡按御史蕭原直隸巡按

御史余乾貞禮部尚書高士和俱有議○萬曆甲申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陞右諭德韓世能俱有議

陳獻章隆慶丁卯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有議○萬曆甲申禮部尚書陳經邦御史詹事講戶部都給事中蕭彥禮科給事中苗朝陽刑科給事中葉遵工部主事唐鶴徵南京兵科給事中鍾宇淳祭酒張位左諭德徐顯卿洗馬陳于陞右諭德韓世能御史許子良三

都御史趙錦刑部右侍郎舒化詹事沈一貫
左侍郎周子義大理寺少卿王用汲給事中
王士性大學士申時行禮部尚書沈鯉等河
南道御史龔一清禮部都給事中萬象春俱
有議○萬曆乙酉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有
議

胡居仁萬曆甲申雲南道御史黃師顏戶科
左給事中田大年祭酒張位沈馬陳于陞詹
事沈一貫吏部左侍郎周子義光祿寺寺丞

李禎禮科給事中王士性大理少卿王用汲
大學士申時行禮部尚書沈鯉俱有議○萬
曆乙酉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有議

王守仁隆慶丁卯直隸御史耿定向禮部尚
書高儀戶科給事中魏時亮俱有議○萬曆
癸酉江西巡撫都御史徐杖戶科給事中趙
叅魯直隸巡按御史梁許工部辦事進士鄒
德涵皆有議○萬曆甲戌浙江巡按御史蕭
廩直隸巡按御史余乾貞禮部尚書高儀

士和皆有議○萬曆甲午禮部尚書陳經邦
河南道御史詹事講戶科給事中蕭彥禮科
給事申由朝陽刑科給事中葉遵工部主事
唐鶴徵用京兵科給事中鍾宇淳祭酒張位
右諭德徐顯卿洗馬陳于陛右諭德韓世能
河南等道御史許子良等都察院左都御史
趙錦刑部左侍郎舒化詹事沈一貫吏部左
侍郎周子義大理寺少卿王用汲禮科給事
中王士性大學士申時行禮部尚書沈鯉等

河南道御史龔一清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
雲南道御史黃師顏俱有議○萬曆乙酉南
京戶部郎中唐伯元有議

未祀者

呂大臨○游酢○尹焞○羅從彥○黃幹○
張洽○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劉
因弘治己未給事中吳世忠有議

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從彥○李侗
胡宏萬曆甲申少詹沈一貫有議

諸葛亮○管寧○張九齡○陽城宋熊禾有議
尹焞○李侗○黃幹○羅從彥嘉靖中庶子
童承叙有議

黃幹○輔廣○金履祥○許謙弘治戊申禮
部尚書周洪謨有議

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成化丁亥辛
訪有議

胡瑗○孫復○蘇軾宋理宗端平二年有議
耶律楚材○劉因○許衡湛若水有議

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庶子董承叙有議

劉子翬○胡宏大學士彭時有議

羅從彥○李侗嘉靖丁亥楊一清有議○周弘祖有議

岳飛○文天祥嘉靖壬午四川叅政許瓚有議

許謨○劉因成化乙酉助教李仲有議

吳與弼弘治戊申婁性有議○弘治己未給

事 中 吳 世 忠 有 議 ○ 萬 曆 甲 申 戶 科 給 事 中
田 大 年 有 議 ○ 大 理 寺 少 卿 王 用 汲 有 議

宋 濂 ○ 楊 士 奇 弘 治 戊 申 婁 性 有 議

顏 何 弘 治 辛 酉 程 敏 政 有 議 ○

黃 憲 隆 慶 中 提 學 徐 棫 有 議

孔 穎 達 王 禕 有 議

范 仲 淹 王 禕 有 議

李 侗 元 至 正 十 九 年 浙 江 行 省 有 議 ○ 學 士

丘 濬 有 議 ○ 嘉 靖 初 提 學 金 晉 亨 有 議 ○ 嘉

靖丁亥大學士楊一清有議○隆慶丁卯直隸巡按御史周弘祖有議

劉子翬魏浚有議○大學士彭時有議

陳淳弘治壬子侍郎吳厚有議

魏了翁王禔有議

劉因成化乙酉助教李伸有議

吳澄王禔有議○正統癸亥有議○成化乙酉知府彭宜有議○弘治辛亥謝鐸有議○

弘治辛酉謝鐸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

璉有議

陳澹成化丁亥學士劉定之有議

陳真晟萬曆甲申御史黃師顏左給事中田大年左都御史趙錦詹事沈一貫右諭德韓世能給事中王士性尚書沈鯉大理寺少卿王用汲俱有議

羅倫萬曆甲午左給事中田大年御史黃師顏寺丞李禎詹事沈一貫諭德韓世能禮科給事中王士性尚書沈鯉少卿王用汲等俱

有議

童懋萬曆甲申御史黃師顏左給事中田大年寺丞李禎學士周子義左都御史趙錦等
詹事沈一貫諭德韓世能給事中王士性尚
書沈鯉等郎中唐伯元有議

黃仲昭萬曆甲申御史黃師顏諭德韓世能
等尚書沈鯉等有議

吳訥弘治戊申婁性有議

曹端萬曆甲申光祿寺寺丞李禎有議

蔡清萬曆甲申雲南道御史黃師顏祭酒張
位給事中王士性萬象春諭德韓世能左侍
郎周子義尚書沈鯉洗馬陳于陞學士沈一
貫河南道御史龔一清南京戶部郎中唐伯
元大理寺少卿王用汲俱有議○萬曆戊子
都御史詹仰庇有議

羅欽順萬曆甲申光祿寺寺丞李禎禮部尚
書沈鯉左都御史趙錦等郎中唐伯元員外
蕭景訓大理寺少卿王用汲皆有議

鄒守益萬曆甲申左給事中田大年左都御
史趙錦等詹事沈一貫右諭德韓世能尚書
沈鯉等給事中王士性皆有議

魏校萬曆乙酉戶部郎中唐伯元有議

呂柟萬曆甲申吏部左侍郎周子義左都御
史趙錦等給事中王士性光祿寺寺丞李禎
尚書沈鯉郎中唐伯元御史龔一清皆有議
羅洪先萬曆甲申祭酒張位侍郎舒化員外
蕭景訓郎中唐伯元尚書沈鯉皆有議

呂懷萬曆乙酉郎中唐伯元有議

王良萬曆甲申左給事中田大年詹事浣一
貫祭酒張位德韓世能等郎中唐伯元
等俱有議

胡直禮部祠祭司主事劉元卿有議

馮應京布衣瞿九思有議